

武侠小说、成人仪式与重返伊甸园

桂蔚

(厦门大学中文系, 厦门, 福建, 361005)

摘要:兴起于70年代的新武侠小说,被称为“成人的童话”,本文对新武侠小说的民间传说性和神话故事性及其特有的叙事模式进行探讨,发现了其中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和折射。

关键词:新派武侠小说 成人仪式 伊甸园情结

兴起于70年代港台地区的新武侠小说,在它的代表人物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人的推动下,在通俗文学界炙手可热。提起武侠小说,有一种广为人接受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宋伟杰则认为它是现代人“乌托邦冲动”的一种集中体现^①。贬斥者则认为武侠小说存在着严重的模式化倾向,往往可以以一概十。在对武侠小说的评论中,梁燕城的观点甚为中肯,他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流行文学作品”,但若要以学术眼光定位金、古、梁、温等人的武侠作品,则存在相当难度,“若说之是一般通俗流行小说,则其又具有独特的文学特色,其气魄之大,描述技巧之奇,反映人性之深,均可登文学的门墙,不能只谓之为通俗流行小说;但若说之是纯文学作品,则其又具有某些通俗和吸引大众的因素,如怪异的情节和探险历奇故事等;说之是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则它又不纯是民间流传故事的结集,而具有作者独创的人物、故事和现代的文学表现特色。”^②本文不打算品评新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功过得失,而拟从梁燕城先生的观点发散开去,就新武侠小说的民间传说性和神话故事性及其特有的叙事模式进行探讨。

顾名思义,武侠小说就是武艺高强、富有侠义心肠之人,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故事。根据普洛普“按照故事中的人物的功能来研究民间故事”的观点来考察武侠小说,不难发现其中一些常见情节:

复仇(为父母)	}	——遭难(中毒、重伤无人可治或被困绝境)——高人相助
历练(除魔卫道)		
寻宝(获得财富)		

(治好伤病、脱出困境并习得武艺)——除魔卫道(与敌决战)——与爱人携手归隐或爱人已逝独自浪迹天涯(往往是人迹罕至处,或干脆不知所终)

首先,来看看过程,即归隐之前的情节。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历练。先来看人物。主人公绝大多数为涉世不深的少年人(大多数为男性),本身即非普通人:武艺高强,智慧超群,品格高尚,且通常外表俊美,受异性爱慕(仇家之女往往也包含在内,并在危急关头施以援手)。再看看他们经历的事件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非普通事:A、多有生命危险。对手强劲,多为原来的一方霸主或武林巨擘,即为原先意义上一定范围内的“王”或统治者。B、意义重大,关系到整个武林、国家、民族的大事。C、如果达成目的,则可以成为大英雄、大豪杰,得到名声、地位、财富或可独步天下的武艺。历练的过程不但为了增长本身阅历、武艺,还有一个客观目的就是“扬名立万”——获得名声,以侠义之行获得他人爱戴与拥护。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要素:年轻不知世事险恶、人中龙凤资质超群、经受一系列生死攸关的考验、得到身份确认,成就一番功业。在这些要素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成人仪式”的模式。这种威胁身体或生命的考验不仅为了考验要求成人者(涉世未深的少年人)的智力、勇气和耐性,还有一层更深层

收稿日期:2002-03-19

作者简介:桂蔚,女,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的动机。这类动机类似于未开化部族社会中对成人仪式上对适龄青年所进行的考验。过去,小伙子到了可以成为部族成员的年龄时,为了取得当部族成员资格,他们必须从长老或长辈那里接受各种教育,并且经过种种神裁的、严酷的考验(Ordeal)。一方面,这种考验要求必须具有生活上必备的全部常识,另一方面,这些考试或考验多半会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痛苦。这种死亡考验象征性地反映着成人仪式本身所具有的“死亡”和“再生”的意义。正如吉奈普(A. V. Genep)和艾利亚德(M. Eliade)等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成人仪式是“生命仪式”(rite de passage)的一种。成人仪式的本质是让年轻人在举行仪式期间“死”去一次,然后他作为成年人“再生”。也就是说,年轻人的大量流血,和接受长老的教育,意味着他与被母亲等妇女养育至今的未成年生活永别,即未成年阶段已经死去,然后在成年人社会中复活。一句话,“成人仪式”象征着年轻人的“死亡”与“再生”。反观武侠小说,主人公往往是一个由涉世未深的少年男子开始,通过在险恶江湖中的历练,经过种种生死考验,面对种种情理斗争,抵制种种诱惑,最终铲除先“王”,获得身份确认,也即通过成人仪式,进入成人世界,也有了一个终身伴侣,可以和成人那样结婚。为数不少的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一个情节,主人公被迫服下毒药或被打成重伤,只有几十日的生命,必须找到特定的某人某物才可以保住性命,而这某人某物往往都极端难求,但一旦求得则不仅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自身素质、修行都将有一个大的提升,这里“死亡”和“再生”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了。

根据伊藤清司的观点,“难题求婚”模式中蕴含着成人仪式的原型,他认为“在‘难题求婚’故事中这样一类考验,故事的主人公需要经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残酷的考验,特别是经受死亡考验,然后才被允许结婚等等,这类考验实际上与成人仪式的考验非常相似。如果我们把民间故事是出难题的姑娘之父放到部族长老或长者的位置上,那就能立即发现,所谓死亡考验的难题就是那种以获得结婚资格为前提的成人仪式考验的反映。”^③在武侠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上桃花岛向黄药师之女求婚,与另一个求婚者欧阳客对决,也是生死相搏,得到黄药师之女黄蓉的帮助(绊住父亲,用金针暗算欧阳克等)。至于伊藤清司提到的另一种形式的“死亡考验”——王位就任的考验,在武侠小说中更进一步发展为与婚事关联日稀的“过关”模式,黄蓉向一灯大师求治铁砂掌之伤,一一通过“渔、樵、耕、读”四大弟子的考验,这种通关意味已经十分明显了。至于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必须得到某物才能如何如何的情节更是数见不鲜。在这里,我还想附带提及一下与武侠小说或者说尚武精神息息相关的电脑游戏。电脑游戏作为以电脑为运行媒介,以“通关”为目的,进行的虚拟空间的故事游戏,在近几年以飚升之势席卷全国,各类电脑游戏分为RPG(角色扮演)类、即时战略类、养成型、格斗型几大类,都是让游戏者或扮演主人公或掌握一定权力,其目的几乎清一色是**建功立业、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其间所有的情节几乎都需要战斗以累积“经验值”升级,主人公会因为战斗而受伤损血,也会死亡,与**真实世界无异**,尤其是RPG角色扮演类游戏(名称就很能体现这种“仪式”的意味),可说它是电子演示版的武侠小说,其游戏策划脚本根本就是一本武侠小说。虽然此处不及完全展开关于电脑游戏的种种,但从上述例举,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成人仪式”这一原型通过现代科技,在电子工业社会的又一种生发。

再来看看武侠小说的结局——归隐。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清一色地在平定江湖、完成任务,通过了“成人仪式”后,选择了与爱侣携手同隐。作者也往往只用一句类似于童话“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的不知所终的结语,对主人公的去向作了一个模糊的表述。狄云最终回到了雪山,与等待他的水笙归隐偕老(《连城诀》);杨过与小龙女则回到古墓,只留下“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的传说(《神雕侠侣》);萧峰由于本身的悲剧性格,与阿朱的归隐只能是“塞上牛羊空许约”(《天龙八部》);张无忌憧憬的为赵敏画眉却得到了实现(《倚天屠龙记》)。袁承志与青青隐居海外(《碧血剑》),令狐冲与盈盈琴箫和鸣,隐于江湖莫名之处(《笑傲江湖》),连韦小宝这种地痞流氓也选择了带着七位夫人

隐于扬州不知名处(《鹿鼎记》)。这不得不令人惊奇了。为什么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们在通过了“成人仪式”的严苛考验后,不是醉心于建功立业,而是退出江湖?为什么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们往往是与爱侣携手同隐,而不是与友同隐,或独自归隐?前一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看破红尘,心愿达成,回归生命本真,找寻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④。但如果与后一个问题联系起来看,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什么一定要与爱人(一个或多个),两性同隐?

看看他们的隐居之处,往往是人迹罕至处,或干脆是不知所终,可以说武侠小说家们为侠士们选择了一块玄奇神秘之所作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不论是这人罕至处或是不知所终,在归隐者的心中都是乐园,是实现他们“回归”心愿的乐园。武侠小说中的归隐,不同于佛、道两家所开启的“出家”之路,即回到寺庙、道观等经典意义上的避难所,它喻示的是一种自我放逐和对个人感情生活的追求,是一种温情脉脉的逃避。而这一放逐地的不可确定性,则让这种自我放逐有了更大的心灵自由度。

由“精神的乌托邦”到“自我放逐方可回归的乐园”,再加上两性的和谐关系,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一主题和“重返伊甸园”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伊甸园(由于中国神话中没有象它这么贴切的定义,此处先借用)是人类最初的乐园,是不怀原罪的纯洁的人类的居所,在那里,万物兴旺,两性和谐,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所永远无法达到,而只能靠幻想达到的极乐世界。人类的先祖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因而被逐出了伊甸园,而从被逐出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无时不想着要“重返伊甸园”。在这里,人类遭到了第一次放逐。于是怀有原罪的人类,要经受种种磨难,作为惩罚。于是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们接受了种种残酷的考验,种种非人的磨难,那么,在他们经过“成人仪式”,得到确认后,他们试图自我放逐,以回归已失的乐园——在那里,人(两性)已经通过血与磨练涤尽了罪恶(种种贪欲),回复到最初被放逐前的纯洁。因为被放逐时是男女同时被放逐,所以回归时也要一同回归,并且男女两性和谐,才是最完满的世界。在这里,我不禁想到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人原本是一对一对的,由于犯了错,被上帝分开,于是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的另一半。找到了的就可以过上最幸福的生活,因为他的生命完整了;找不到或找错了的,只有过着痛苦的生活,因为他的生命永远缺失了一半。这个传说往往被用于爱情故事中,但其中不也蕴含着类似的原型吗?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武侠小说的长盛不衰,它之所以被称为“成人的童话”的原因了。我无意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提到一个过分的高度,但它的长盛不衰背后蕴含的深意却是值得深思的。

参 考 书 目

- 1、4、《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宋伟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63、83页。
- 2、《从哲学角度解析金庸作品的思想结构》,梁燕城,见刘绍铭、陈永明编《武侠小说论卷》,香港明河社1998年版,第416页。
- 3、《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于1983年5月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所做学术报告),伊藤清司,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17页、418页。